



关于新无治主义的笔记

CCF、Spyros Mandylas 和 Cell of Chaotic Strike 关于
新无政府状态趋势的讨论

Conspiracy of Cells of Fire

Conspiracy of Cells of Fire

关于新无治主义的笔记

CCF、Spyros Mandylas 和 Cell of Chaotic Strike 关于新无政
府状态趋势的讨论

7/12/2003, 28/02/2014

于 2024.10 从 [http://li-
braryqxxiqakubqv3dc2bend2koqsndbwox2johfywcatxie26bsad.onion
library/conspiracy-of-cells-of-fire-spyros-mandylas-cell-of-
chaotic-strike-notes-on-new-anarchy](http://libraryqxxiqakubqv3dc2bend2koqsndbwox2johfywcatxie26bsad.onion/library/conspiracy-of-cells-of-fire-spyros-mandylas-cell-of-chaotic-strike-notes-on-new-anarchy) 拾获

nightfall.buzz

7/12/2003, 28/02/2014

目录

- 编者注 3
- Nadir 无治主义者出没 (Haunt), 塞萨洛尼基, 2013.7.12 3
- 克里斯托斯·萨卡洛斯 (Christos Tsakalos), CCF 的囚
禁成员, FAI –IRF 6
- 克里斯托斯·萨卡洛斯 (Christos Tsakalos) 在 105FM
电台的采访, 2014.2.28 9
- Cell of Chaotic Strike 11
- 新无治主义 (在无治中的无治) 11
- 关于组织的问题 13

编者注

✉ ✉ ✉ ✉ ✉ ✉ Spyros Mandylas ✉ Christos Tsakalos ✉ CCFE
- - Dubus Dumno

Nadir 无治主义者出没 (Haunt), 塞萨洛尼基, 2013.7.12

采访对象: Spyros Mandylas, 无治主义出没 Nadir 会议的成员。

问: 您能否首先告诉我们哪些政治特征塑造了新无治主义, 以及它与传统的无治主义有何不同? 另外, 您在所谓的”官方”无治主义中发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SM: 在过去的几年里, 有很多关于新无治主义的讨论, 这是一个新的漂移 (drift), 所以也应该给它一个定义——我们提到这个术语时的意思, 它与传统的无政府主义以及所谓的“官方 (official) 无政府主义运动”有什么区别。我们有段时间常提到“新无治主义趋势”, 指无治主义中的一种新的无治主义。——我相信这就是它的起源。新无治主义的主要特点是反社会主义 (anti-societism)、无治个人主义观念、存在主义分析、非正式组织、直接行动——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特征——、虚无主义观念等等。接下来我们将研究一些单独的要点, 以更好地阐明这种趋势是什么及这种想法是什么。我们所说的“反社会主义”显然不是指针对人民和无辜公民的大屠杀。“反社会主义”是在谈论一场针对国家也严厉批评社会的战争。所以我们要说的是: 统治者和权力的管理者的地位, 是由支持他们的人赋予的; 有人选举他们, 有人容忍他们。因此, “被压迫”的公民并非没有责任。民众这种消极和自愿受奴役的情况是有问题的, 不应该被忽视或免于批评。现在, 与传统无治主义相关的另一个重要的结构性差异是: 新无治主义不关注某种社会教义问答; 它转而说起无治思想的传播。这完全不一样, 新的趋势不是为

了说服，而是为了沟通。新无治主义不谈论那种将其置于不确定的未来的革命，它谈论现在、此时此地。新无治状态以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为前提，其所求并非掌声，而是帮凶。根据我的经历，新无治状态在少数人间传播。在今天，在罢工、葬礼游行、象征性占领建筑物和抗议等各种手段统统宣告无效而变成某种减压阀的今天，我们不认为这仅仅是一个错误的策略——我们认为“为更好的生活水平而战”的人称自己为无治主义者是愚蠢的。无治不应该有成为福利国家的目标，或者像近年来那样成为学生和工人的工会。

问：您如何看待新无治主义被定性为“先锋派”？

SM：事实上，这种对新无治主义趋势的定性应该给其他什么。这种描述与这种新潮流所代表的含义是完全错位的。我最近读到一句话：“任何认为自己无所不知的人，注定什么也学不来。”讲真，没有人、没有书、没有趋势能告诉你革命将如何发生。反抗将持续发生，但既不服从任何“真理”，也不会按教条里革命的配方产生。我个人把这种“先锋”的定性退还给官方运动，他们相信先锋队在众多电影的间接斗争中干预行动，会成为社会或任何其他革命的导火索。任何认为自己是领导者的人都是傲慢的，注定要在某种情况下停滞不前。

问：您参与了新无治主义点子的创新扩散阶段。您认为在新无治主义的趋势之间架起桥梁有多重要，以及您为什么认为国家针对的除了武装行动之外，还有翻译网络和国际媒体之类的组织结构。您认为他们扮演了什么角色？

SM：在谈论新无治主义时，我们本质上是在谈论一种理论与实践之间、公众形象与非法之间的关系。我认为这种关系是新无治主义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种新趋势大多由直接行动团队、集体、博客、网站和广播、书籍/小册子出版物或翻译小组等等组成。倾向于非正式、亲和团体、国际主义团结，并且有某种特定的政治分析：基于这些的组织对我们的敌人来说很棘手。从本质上讲，当我们谈论新无治主义时，我们谈论的是“反社会主义”“无政府个人主义”等概念，谈论的是一种存在主义的分析和观点，它超越了阶级目标的停滞不前，指向社会关系的破裂。

对于新无治主义来说，革命不会推迟到无限期的未来，我们在当下呼唤它，因为我们相信群众的思想准备无论如何都不能成为革命的前提之一。新无治主义谈论对国家的战争，并严厉批评社会。

关于组织的问题

事实是，对国家、社会、文化及其结构的攻击，虽然是个人的问题，但当主体集体行动时，它是最有效的。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基本的组织。然而，应该注意的是，集体化与大众化的直径不同。新无治主义否认了该组织的正式和约束形式。它反对严格的政治结构，因为在它们内部，疏离是一条单行道。因此，拟议的组织包括四个要点：

1. Affinity groups 亲和团体 2. Informal organization 非正式组织 3. Ground cells 4. Security 安全性

非正式组织与会议、个人崇拜结构和等级残余无关，当然，它既不以数量扩张为目标，也不是成为未来社会革命的领导者。相反，它主张建立一个包括无治主义团体和个人在内的全球网络，以便相互协调，旨在传播新无治主义。这个小核心，总是建立在利己主义参与的基础上，要么能够利用普遍的动荡，对敌人的结构造成多次连续的打击，要么暂时协调他们的力量，打击混乱的国家。他们还可以在有意义的陪伴的背景下产生言语和行动，不受“义务”和“责任”的污染，作为参与的伙伴，分享他们共同的愿望，他们的关系受到他们对彼此的有意识的关系和共同参与群体活动的启发。“细胞”不一定稳定，反之亦然，它们是参与其中的人希望它们成为的样子。这种“灵活”的组织形式一方面确保了个人的行动自由和自愿行动，另一方面也有效且适合人们选择的任何道路。他们封闭的小结构一方面保护这些团体免受告密者的影响，另一方面有利于成员之间结构的不断收紧。这个组织，或者至少是基本的组织，对于火和混乱的蔓延，对于彻底摧毁权力及其所有结构是必要的。

准备)作为促进转移和起义的必要条件,与共产党的逻辑没有太大区别,共产党希望引导群众进行人民革命。我们不相信先锋,也不等待缓慢的群众学会自由呼吸”另一个关键特征是其国际主义特征。我们注意到,直接行动团体之间正在开展对话,呼吁开展国际团结运动,每天都有数十篇文本和宣言被翻译,黑色国际的书籍已经以多种语言出版。来自全球各个角落(希腊、智利、西班牙、英国、印度尼西亚、意大利和其他地方)的数十个翻译网络为无政府主义起义的传播提供了最大的成果。事实上,在意大利,在镇压行动”Eutolmia”的背景下,国家对此类行动进行了迫害攻击,例如 Culmine 网站和 Cerberus 出版物。此外,作为“影子”行动的一部分,KN03 被起诉。

因此,它是一个激进的多趋势极点(pole)。这种极点形成的核心是个人趋势之间的相互作用,无论是在直接行动的层面上,涉及来自不同起点的无治主义实践者,还是在其他活动中,相关意识形态的同志们在这里,讨论、共同发布材料,在行动和事件中合作,等等,它变得愈发明显。这种互动至关重要,并且与我们通常如何看待理论问题有关。这种互动可以提供许多生态无治主义者所倡导的反文明观点,它可以激励某人致力于解决起义同志所投射的不断反叛和非形式主义的问题,反过来,无治主义-虚无主义-个人主义提供了其否定方法及其调整,并强调了个人意识、意志和权力的重要性。这个过程对个人和集体来说都非常重要。

如上所述,新无治主义的主要目的是创建一个激进的无治主义攻击极点,具有物质实质。因此,需要非正式的合作和沟通网络,以便组织斗争,争取在街头自主、独特、积极地存在,以及我们每个人的意志、想象力和聪明才智所能产生的其他一切。战争是用各种手段进行的。海报、书籍、出版物、小饰品、涂鸦、翻译、讨论等都不是直接行动的”穷亲戚”。没有人天生就拿着燃烧瓶,也没有先入为主的观念。我们的区别在于选择本身。毕竟,这就是无政府主义传播与宣传和社会地址之间的区别。我们不传福音,也不试图说服任何人。我们想与那些想打仗的人沟通和合谋。因此,斗争的辩证法是不能丢失的,因为这样它的本质也就丢失了。我们既不是士兵也不是哲学家,我们是无治主义的叛乱分子!完整的革命性主题正是这种耦合发生的地方。

对于被压迫者所不断被施加的痛苦,被压迫者不能免责。对我来说,他们是自愿的群众,通过各种程序倡导他们的暴政。至于为什么国家所针对的不仅是直接行动的武装组织,还有公开发表言论的组织结构(翻译和出版组织结构等),这是因为它完全清楚对于正在进行的无治主义运动,对于起义,这些组织结构是多么有效。具体点说,我认为国家更喜欢没有公开言论的秘密武装团体,因为它愿意看到全世界媒体上都是些不痛不痒的理论分析。因此,当看到理论与实践间出现桥梁时,国家当然会尽一切可能去打破它们。举例来说,我们可以在过去两年的意大利看到这种情况,在那里发生了几次镇压行动:在 Ardire 行动和 Shadow 行动中,我们看到了这种情况——不仅是针对直接行动的个人的迫害,还有针对翻译网站的迫害,比如 Culmine 网站和 Kerveros 出版物就是如此。对于他们来说这是有利的。直接行动与它到达参与者的途径,缺一不可。Phoenix 行动已经受到了八次袭击,其中四次发生在希腊,另外四次发生在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和智利。如果不是因为这些以前不存在的网络,我们不可能学到任何东西。因此我们关注这些网络怎样地相互作用,它们打破了多少边界。近年来,在这些网站和翻译网络上,一份又一份政治文本接连不断地从一种语言翻译到另一种。例如,Nadir 出版的《武装快乐(Armed Joy)》一书在一周前也以印度尼西亚语出版,CCF 和黑色国际的书被翻译成各种语言。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工作,非常重要。

问:现在我们从准备的问题开始。在现实的基础上,考虑到当今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结构,您认为新无政府状态的前景如何?换句话说,即使可以成功传播这种话语,即使人们能在当下聚到反叛项目中:我们是否能够彻底解构现有状态?凭少数人真的能做到这一点吗?这个问题到底是定量的、定性的,还是二者皆有?

SM:首先,既然我们谈论的是新无政府状态,我认为我们必须记住,所有那些关于“计划”的泛泛之谈都是可憎的,不管是在事实上还是在细节上,无论是关于革命过程本身还是关于革命后的社会。不,我们不说未来是这样的,任何形式上。新无治主义什么也不承诺。就人数而言,我得说,历史上所有伟大的行动都是从少数人开始的。并且,群众的准备绝不是即将到来的革命的前提。因此,在我看来,不管问题是定量的还是定性的,重要的是:个人、项目

或团体应当通过明确的定性特征而不是定量特征区分开来。此外，在多年来的运动中，大部分人已经采用过具有明确数量增长方向的战略，这种做法看上去什么都能带来——但我相信不会带来他们所欲望的结果。

问：传统无治主义的代表往往对工人阶级的神话着迷，由于工人阶级受到的剥削，工人阶级被想象成一个“沸腾的大锅”，在阶级意识的引导下，它通常具有叛逆的视角。你认为，由于上述论点，新无治主义会在工人阶级中找到合适的基础吗？

SM：不，我不相信新无治主义会在工人阶级中找到合适的立足点，就像我不相信它会在其他任何地方找到合适的立足点一样。总的来说，我不认为有一个特定的革命主体，无论是被称为“移民”，还是“工人”，还是“学生”，或者其他任何东西。现在，我们不能在某个特定的群体或阶级中寻找革命意识，我们应该去寻找革命的情绪和意识。阶级，或一个人所属的社会群体，都不是革命意识的决定性因素。在我看来，我们应该寻找的是尚未受异化的人。因此，我们要向那些怀着愤怒和良知加入我们的少数人演说。

克里斯托斯·萨卡洛斯 (Christos Tsakalos), CCF 的囚禁成员, FAI –IRF

问：当地 FAI 小组开始实施 Phoenix 行动以及其他举措都表明，在希腊已经重新出现了新无治状态地区。您认为如何在各个层面进一步发展它？

C.T：听着，首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得简要地说一下新无治主义的含义。我们为什么使用这个术语？因为如果不用它，我们就只是在摆弄一些空虚的字眼。我们先解释一下旧的无治主义，即所谓正统的无治主义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对我们来说，旧的无治主义就是已经建立的无治主义的形象。说白了，这种趋势以社会革命为目标，把被压迫者、社会、无产阶级看作革命的主体，一遍遍重复对普通人、被压迫者或普罗大众的同情，迷恋社会的子集和情境。举例来说，我们厌倦了对无治主义基督教对移民团结的迷恋，厌倦了与左派不断的机会主义调情，以及在社会冲突和一般冲突中对旧无政府状态的特殊处理。换句话说，旧的无治主义崇尚基

主义维持为一种持续的反叛，而不是一种精致的意识形态的愿望。这就是新无治主义的赌注。

Cell of Chaotic Strike

新无治主义（在无治中的无治）

说到新无治主义，从本质上讲，我们谈论的是无治主义-个人主义-虚无主义趋势。这种趋势在过去五年左右的时间里一直在希腊出现。它的主要结构特征是反社会主义、直接行动、国际团结、基于亲和团体的非正式组织、翻译和出版企业网络的存在、生产和劳动关系的完全解构、反文明等等，其主要目标是在当下永久反抗，直到人类和动物的完全解放。

特别是，就其反社会主义而言，从本质上讲，这是一场正在进行的战斗，不仅要反对“上层”的“暴政”，还要严厉地批判“下层”的妥协和征服。毕竟，权力不仅基于国家暴力，还基于大众社会的服从、妥协、接受、痛苦和自愿奴役。这种趋势的支持者反对国家、资本、社会、技术工业联合体及其各种道德和意识形态，同时完全拒绝将人性作为宇宙的意识形态基础。对他们来说，权力结构是相同的，无论我们谈论的是资产阶级国家还是工人国家，社会都是一个专制机构，无论是共产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因为它具有相似的结构特征。在任何情况下，文明都继续为人类服务，破坏自然并奴役个性。

此外，新无治主义没有提供具有具体和组织良好的社会纲领的后革命手册。这不是一个有预谋的社会、经济和生产组织计划，而这个计划将在革命后占上风。首先，新无治主义是一种个性化每个人意识的方法，它是当下的解放体验，它是强大个性发芽和成长的空间。它与乌托邦和未来的基督教天堂无关。革命不能保证什么。无治虚无主义以强度而非年为单位来计算它的生命。与未知、不守规矩的事物坠入爱河，对那些让观众愉快地安眠的政治承诺不屑一顾。将群众做好准备作为反抗权力战争的必要条件的永恒幻想只会带来推迟，为无治主义圈子创造一个“安全的例行公事”。正如克里斯托斯·萨卡洛斯 (Christos Tsakalos) 同志所说，”（把群众

毕竟，如果一个人观察无治主义运动的缩影，就会注意到所有我们应该否认的社会结构和主导行为的保存和复制。怎么说来着…生活方式、非正式的等级制度、角色、父权制、性别歧视……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的是标有无治主义标签的权力体系的复制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有必要从昨天脱离，我们想重新装备多年来埋藏在上个世纪人们的书籍和冒险中的文字和概念，也就是说，我们恢复了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个人主义的异端，来反对运动的革命常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自己有时会面临自己的矛盾。我们绝不相信有什么纯粹的无治主义者。但是，每天都有无治主义者想变得越来越无治主义。对我们来说，这种愿望是无治的。

让我们更具体地说……什么是虚无主义？这是一个相当异端的概念，许多人随心所欲地解释它。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对这个词有正确的解释或正确的配方，只是我们也会说出并分享我们对虚无主义的主观看法。因此，对我们来说，虚无主义是否定的概念，是黑格尔所定义的否定的概念，意味着不断的不满足，并否认存在者。通过这种新旧的持续冲突，进化诞生了。每个出生并到达特定年龄的年轻人都必须产生他们新的否认。这种不断的重生创造了运动。也就是说，新的情况、新的想法、新的情绪、新的紧张局势，没有为停滞和习惯的力量留下任何空间和空间。什么是无治个人主义？这也是我们使用的一个好词，而且很多时候，它受到了大量的批评。对我们来说，无治个人主义是存在于每个人内心深处的存在主义反叛的起点，它试图通过寻找同伴和朋友来对抗个人孤独的世界，从而使自己集体化。也就是说，它从个人开始，并与感受相同愿望和需求的其他人分组。同时，我们远离群众永恒觉醒的祈祷。我们不希望我们自己的起义等待有利的客观物质条件；它从此时此地开始；就这么简单。

也许，对某些人来说，这一切听起来非常诗意，非常抽象。他们可能根本不适合当今流行演讲的严肃装束——而且他们根本不适合。但让每个人都记住，这真的很有价值，他们是如何”进入”无治主义的，当他们成为无治主义者时，是什么吸引了他们。就我个人而言，我不知道有谁因为首先吞下了马克思和巴枯宁的整个图书馆而成为无治主义者。此外，正如我们所经历的，无治是一种经验性的审美反叛，它否定了每一个机构，然后它找到了表达自己的语言；而不是相反。那么，新无政府状态正是这种愿望。它是将无治

于参与人数的矛盾（比如在集会上）来想象一场社会起义，但他们并不完全了解是什么导致了社会偏差。在此之外，旧的无治主义充其量只是克制谨慎地对待夜间少数群体的行为和个人暴力。长话短说，在旧无治主义称为“运动”的缩影中，我认为旧无治主义中的社会趋势及其思想是某种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根据我对这场运动的经验，至少我认为，这场运动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在它的行为的术语和它没有采取激进行动的情况下，与无治主义无关。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希望我们创造一些新的东西，而我们想要一些东西来区分我们与这些陈旧的观念。因此，我们创造了”新无政府状态”一词。

新无治主义是一种关注个人及其独特性的无政府主义趋势。当然，不是作为尼采式参考资料（Nietzschean references）的孤立实体，而是作为以他们的选择为特征的社会存在。它产生于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为了与其他个体建立联系，对用我们的行动来创造、激发选择的刺激感兴趣。因为只有这样，集体的”我们”才能被创造出来。然而，对于洗劫人们并按照我们的意愿展示他们，根据意识形态的衡量标准剪裁和缝合，将他们隐藏在社会标签后面（例如“无产阶级”“被压迫者”“移民”）我们一点都不感兴趣。简而言之，我们相信每个人的选择和“状况（condition）”。与此同时，新无治主义提倡在当下、此时此地立即采取行动，而无需等待社会觉醒的神奇时刻。我们将权力视为一种社会关系，而不带有凶残者心脏的核心感知。简而言之，通过我们的攻击和我们的言论，我们希望把社会关系的结构连同我们炸毁的建筑物或我们打击的人类目标一并炸毁。事实是，没有神奇按钮可以终结政权的存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提倡无治虚无主义。我们所指的虚无主义是在不断运动的意义上，在创造性破坏的永恒运动的意义上。它是建造与摧毁的交汇点。为什么会这样？正是虚无主义消除了所有静态条件。每一种静态状态，每一种结晶状态，即使它看起来是无治主义的状态，只要它是静态的，它就会产生习惯、角色、分歧和非正式的权力。虚无主义是无治主义状态的触发器，因为它不允许它成为意识形态的狗皮膏药。也就是说，它使它与现成的社会救赎配方无关，因为无治主义状态是一种运动。当然，我们所说的新无治主义、无治个人主义、虚无主义的问题，不能归结为一个最终答案。

克里斯托斯·萨卡洛斯 (Christos Tsakalos) 在 105FM 电台的采访, 2014.2.28

105fm: 在你自己的文章中, 以及在希腊和国际上其他同志的文章中, 都有关于”新无政府状态”趋势的讨论。您如何理解在现有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中——或与之同时——存在着一种具有明显更具侵略性特征的新趋势, 因此, 诸如虚无主义、无政府个人主义、反社会主义等异端概念的存在?

C.T: 的确, 我们在文本中多次使用”新无治主义”这个词及其含义, 我们已经遇到过很多次同样的问题: “新无治主义到底是什么?” 不过即使这一次, 我们也不会给出确切的定义, 因为新无治主义不是一种处方药, 可以准确给出适应症和禁忌症、提供什么和不提供什么。此外, 这是一个公开的赌注, 供正在进行的讨论。所以对我们来说, 无政府状态是一段旅程。这是一场价值观、观念、情感的冒险, 当然, 没有终点。它是一个活生生的状态, 不断运动。在这个旅程中, 我们会遇到自己的弱点、自己的矛盾和自己的错误。关键是设定一个目标来克服它们。这种不断的超越, 我们自己的不断超越, 反对腐朽和习惯, 就是无治主义。不幸的是, 无论是在希腊还是在国际上, 一些狭隘的人都试图将无治主义挤入悲惨的官僚程序中。也就是说, 他们急于将其转化为一种适当的意识形态, 来提供社会和谐与救赎的秘诀, 尤其是在现在的危机时期。他们实际上是在通过这种方式剥夺它的存在身份和不羁混乱的美学。也就是说, 在他们试图以任何方式寻求社会认可时, 他们服务于重新建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并沉浸在对大规模觉醒和未来的后革命社会建设的幻想中。简而言之, 对我们来说, 他们失去了无治的精髓。因为这些人中的一些人的思想和行动毕竟更适合作为革命反对派与政府斗争, 而不是作为无治主义力量摧毁所有权力。你知道他们怎么说……” 要成为民粹主义者 (populist), 你不必参加选票。” 那么, 关键是, 有些人梦想着一个革命性的明天, 例如, 生产资料、技术和文明将简单地改变管理者, 并将权力——有些人说——转移到人民手中, 但他们不明白, 至少对我们来说, 无治主义并不意味着管理的改变。无政府状态意味着摧毁作为一种社会关系产生权力的社会结构, 无论它是如何受洗、受欢迎、社会甚至自治的权力。

现在, 除此之外, 新无治主义的思想传播本质上不是一个学术(界)的问题, 而是一个关于实践的讨论。首先, 我们必须用我们的行动和语言, 把改革派不时扔给我们的这些思想泥潭都撤掉。我们已经阅读过各种文本, 听到了各种伪装的理论, 他们想通过玩文字游戏, 把新无治主义描绘成一个促进对所有人的仇恨的死胡同。作为预示, 我得提醒那些人民法院——在 5 月 5 日事件之后举行的会议——, 在这些集会中发现的所有情绪, 都作为道德加害者而特别对准了无治个人主义的倾向。此外, 从实际上讲, 就新无治主义的传播而言, 我们必须促进非正式的直接行动小组的建立。非正式的直接行动小组的目标是打击破坏权威 (authority) 的社会工厂。这就是为什么我之前谈到权力是一种社会关系和行为, 而不是一个单向度的情况。权力没有座位, 权力通过分散的社会关系来运作、生产和指挥。FAI 的提议在破坏和攻击权力结构及其产生的关系的角度下脱颖而出。

最后, 结合上述内容, 创造邂逅时刻很重要。邂逅, 既是在有着同样痛苦的同志之间, 即新无政府主义的趋势之间, 也是那些有兴趣寻找自己的信仰并否认过去的形象的, 即旧无政府主义的教条的同志之间。这种邂逅的时刻也是通过一些书籍、一些小册子的出版、反信息的运作, 也是通过事件的组织来创造的, 比如我们现在谈论的那个, 它拆除了囚禁的墙, 事实上, 它以自己的方式创造了; 新无治主义传播的可能性。

同志们, 如果这是末日, 就不会再有更多的问题了, 感谢你们给我们机会来拆除这堵隔离墙, 即使是在这种互动关系的形式中。我相信任何话语, 无论是人们同意的还是不同意的, 都可以激发思考、探索、怀疑和讨论。最后还有一件事要说: 无治主义意味着提出问题, 权力意味着相信你拥有一切答案。在这方面, 关于新无治主义、虚无主义和无治个人主义的讨论是一场不崇拜神圣真理的讨论。这是一场不断发展的辩论, 甚至想要冲突和摩擦。它要经过不断演化, 因为这是我们唯一的生活方式。